秦漢書疏

西漢書疏卷之六

明武昌吳國倫校

漢哀帝

王嘉 字公仲平陵人丞相新甫侯

上疏論用材

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材難不其然與故繼世立諸侯象賢也象其先父祖之賢雖不能盡賢天子為擇臣立命卿以輔之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眾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致選賢材賢材難得拔擢可

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罪拜為雲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韓安國於徒中拜為梁內史骨肉以安張敞為京兆尹有罪當免黠吏知而犯敞敞收殺之其家自冤使者覆獄劾敞賊殺人上逮捕不下會免亡命數十日宣帝徵敞拜為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材器有益於公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倉氏庾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

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隷部刺史察過悉劾
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
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壹切營私者多
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
辠言於刺史司隷或至上書章下衆庶知其易危
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從橫
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孝
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爲縱遣使者賜金
尉厚其意誠以爲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
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孝宣皇帝愛其良民吏

也良民吏善治百姓也有章劾事留中會赦壹解故事尚書希下章為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迺下唯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闊略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前蘇令發謂蘇令等初發起為盜賊也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盩厔令尹逢拜為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

日食上封事

上封董賢爲高安侯後數月日食舉直言嘉

復奏封日

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亡敖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箕子戒武王曰臣無有作威作福亡有玉食臣之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慝言如此則逆尊卑之序亂陰陽之統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國人傾仄不正民用僭差不壹此君不由法度上下失序之敗也武王躬履此道隆至成康自是以後縱心恣欲

法度陵遲至於臣弑君子弑父父子至親失禮患生何況異姓之臣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孝文皇帝備行此道海内蒙恩爲漢太宗孝宣皇帝賞罰信明施與有節記人之功忽於小過以致治平孝元皇帝奉承大業溫恭少欲都内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嘗幸上林後宮馮貴人從臨獸圈猛獸驚出貴人前當之元帝嘉美其義賜錢五萬掖庭見親有加賞賜屬其人勿衆謝掖庭宮人有親戚來見而帝賜之者屬其家勿使於衆人中謝也示平惡偏重失人心賞賜

節約是時外戚貲千萬者少耳故少府水衡見錢多也見在之錢也雖遭初元永光凶年饑饉加有西羌之變外奉師旅內振貧民終無傾危之憂以府臧內充實也孝成皇帝時諫臣多言燕出之害及女寵專愛耽於酒色損德傷年其言甚切然終不怨怒也寵臣淳于長張放史育育數貶退家貲不滿千萬放斥逐就國長榜死於獄不以私愛害公義故雖多內譏朝廷安平雖有好內之譏而不害政也傳業陛下陛下在國之時好詩書上儉節徵來所過道上稱誦德美此天下所以回心也初即位易帷帳去錦

繡乘輿席緣綈繒而已共皇寢廟比比當作恭皇哀帝之父憂閔元元惟用度不足以義割恩輒且止息今始作治而駙馬都尉董賢亦起官寺上林中又為賢治大第開門鄉北闕引王渠灌園池使者護作賞賜吏卒甚於治宗廟賢母病長安廚給祠具長安有廚官主為官食道中過者皆飲食為賢治器器成奏御迺行或物好特賜其工自貢獻宗廟三宮猶不至此賢家有賓婚及見親諸官並共見親親戚相見也並供言所官各以所掌事及財物就供之賜及倉頭奴婢人十萬錢使者護視發取市物百賈震動道路讙譁群臣惶惑詔書

罷苑而以賜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奢
僭放縱變亂陰陽災異衆多百姓訛言持籌相驚
被髮徒跣而走乘馬者馳天惑其意不能自止或
以爲籌者策失之戒也陛下素仁智慎事今而有
此大譏孔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安用彼
相矣臣嘉幸得備位竊内悲傷不能通愚忠之信
身死有益於國不敢自惜唯陛下慎己之所獨鄉
察衆之所共疑往者寵臣鄧通韓嫣驕貴失度逸
豫無厭小人不勝情欲卒陷罪辜亂國亡軀不終
其禄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宜深覽前世以

節賢寵全安其命

諫封董賢

是時上愛賢不能自勝因託傅太后遺詔令成帝母王太后下丞相御史益封賢二千戸及賜孔鄉侯汝昌侯陽新侯國嘉封還詔書因奏封事諫上及太后曰

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裂地而封不得其宜則衆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今聖體久不平此臣嘉所內懼也高安侯賢佞幸之臣陛下

傾爵位以貴之單貨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主威已黜府臧已竭唯恐不足財皆民力所爲孝文皇帝欲起露臺惜百金之費克己不作今賢散公賦以施私惠一家至受千金往古以來貴臣未嘗有此流聞四方皆同怨之里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臣常爲之寒心今太皇太后以永信太后遺詔詔丞相御史益賢戶賜三侯國臣嘉竊惑山崩地動日食於三朝皆陰侵陽之戒也前賢已再封晏商再易邑業緣私橫求恩已過厚求索自恣不知厭足甚傷尊尊之義不可以示天下爲害痛矣

臣驕侵罔陰陽失節氣感相動害及身體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祐柰何輕身肆意不念高帝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於無窮哉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臣謹封上詔書不敢露見非愛死而不自法恐天下聞之故不敢自劾愚戇數犯忌諱唯陛下省察

劉歆字子駿向之子光祿大夫

毀廟議

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獫狁最彊於今匈奴是

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又曰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荆蠻來威故稱中興及至幽王犬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絶如綫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是故棄桓之過而録其功以爲伯首及漢興冒頓始彊破東胡禽月氏并其土地地廣兵彊爲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

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衆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爲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粤以爲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郡尉略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粤起七郡北擊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鬲婼羌裂匈奴之右肩單于孤特遠遁于幕

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迺封丞相爲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模可見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爲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爲武世宗此孝宣皇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此

表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太戊爲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

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於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既以爲世宗之廟建之萬

世宜布天下臣愚以爲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毁上覽其議而從之制曰太僕舜中壘校尉歆議可

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孫光祿大夫

災異對

臣聞師曰天右與王者右讀曰佑故災異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有以塞除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其至可必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皆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陛下聖德聰明兢兢業業承順天戒

敬畏變異勤心虛已延見群臣思求其故然後敕躬自約總正萬事放遠讒說之黨援納斷斷之介退去貪殘之徒進用賢良之吏平刑罰薄賦歛恩澤加於百姓誠爲政之大本應變之至務也天下幸甚書曰天既付命正厥德言正德以順天也又曰天棐諶辭言有誠道天輔之也明承順天道在於崇德博施加精致誠孳孳而已俗之祈禳小數終無益於應天塞異銷禍興福較然甚明無可疑惑書奏上說

應詔舉尚書令

臣以朽材前比歷位典大職卒無尺寸之效幸免罪誅全保首領今復拔擢備內朝臣與聞政事臣光智謀淺短犬馬齒𢧐（𢧐老也讀與耋同）誠恐一旦顛仆無以報稱竊見國家故事尚書以久次轉遷非有踔絶之能不相踰越尚書僕射敞公正勤職通敏於事可尚書令謹封上

杜鄴（字子夏魏郡人京州刺史）

日食對

元壽元年正月朔上以皇后父孔鄉侯傅晏爲大司馬衛將軍而帝舅陽安侯丁明爲大

司馬驃騎將軍臨拜日食詔舉方正直言扶

陽侯常青舉鄭方正鄭對曰

臣聞貪息憂國碎首不恨貪息泰大夫薦百里奚而不見納繆公出當車以頭擊車檻乃撤出曰臣生無補於國而不如死也繆公感寤而用百里奚秦以大治卞和獻寶刖足願之臣幸得奉直言之詔無二者之危敢不極陳臣聞陽尊陰卑卑者隨尊尊者兼卑天之道也是以男雖賤各爲其家陽女雖貴猶爲其國陰故禮明三從之義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文母文王之妃大姒也春秋不書紀侯之母陰義殺也隱三年紀侯使履緰來逆女公羊傳曰婚禮不稱主人主人謂婿也不稱母母不通也殺謂減降也昔鄭

伯隨姜氏之欲終有叔段篡國之禍周襄王內迫惠后之難而遭居鄭之危漢興呂太后權私親屬又以外孫爲孝惠后是時繼嗣不明凡事多晻（晻與暗同）晝昏冬雷之變不可勝載竊見陛下行不偏之政每事約儉非禮不動誠欲正身與天下更始也然嘉瑞未應而日食地震民訛言行籌傳相驚恐案春秋灾異以指象爲言語（謂天不言在以景象指意告諭人）故在於得一類而達之也日食明陽爲陰所臨坤卦乘離明夷之象坤以法地爲土爲母以安靜爲德震不陰之效也占象甚明臣敢不直言其事昔曾

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是何言與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理者故無可間也前大司馬新都侯莽退伏第家以詔策决復遣就國高昌侯宏去蕃自絕猶受封土制書侍中駙馬都尉遷不忠巧佞免歸故郡閒未旬月則有詔還大臣奏正其罰卒不得遣而反兼官奉使顯寵過故及陽信侯業皆緣私君國非功義所止謂緣私恩而得封爵為一國之君耳非有功而侯也諸外家昆弟無賢不肖並侍帷幄布在列位或典兵衛或將軍屯寵意并於一家積貴之埶世所希見所希聞也至乃並置大司馬將軍之官

皇甫雖盛三桓雖隆魯為作三軍無以甚此當拜之日曦然日食不在前後臨事而發者明陛下謙遜無專承指非一所言輒聽所欲輒隨有罪惡者不坐辜罰無功能者畢受官爵流漸積猥正尤在是欲令昭昭以覺聖朝昔詩人所刺春秋所譏指象如此殆不在它由後視前忿邑非之邑於邑也逮身所行不自鏡見則以為可計之過者自以所行為可是計策之誤也疏賤獨偏見疑內亦有此類言天子不自見其過疏賤獨偏見黜自謂傍觀而見之也疑內亦有此類謂後宮嬖幸非理寵遇亦有如傳遷鄭躬等妄受恩賞者天變不空保右世主如此之至奈何不應臣聞野雞

著怪高宗深動（謂雉升鼎耳故懼而脩德）大風暴過成王怛然（謂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天乃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王乃啓金縢之書悔而還周公）顧陛下加致精誠思承始初事稽諸古以厭下心則黎庶群生無不說喜上帝百神收還威怒禎祥福祿何嫌不報

耿育（議郎）

上疏明先帝託後意

哀帝時司隸觧光奏言趙昭儀傾亂聖朝親滅繼嗣請事窮究議郎耿育上疏曰

臣聞繼嗣失統廢適立庶聖人法禁古今至戒然

太伯見歷知適逡循固讓委身吳越權變所設不計常法致位王季以崇聖嗣卒有天下子孫承業七八百載功冠三王道德最備是以尊號追及太王故世必有非常之變然後迺有非常之謀孝成皇帝自知繼嗣不以時立念雖未有皇子萬歲之後未能持國權柄之重制於女主女主驕盛則耆欲無極少主幼弱則大臣不使世無周公抱負之輔恐危社稷傾亂天下知陛下有賢聖通明之德仁孝子愛之恩懷獨見之明內斷於身故廢後宮就館之漸絕微嗣禍亂之根乃欲致位陛下以安

宗廟愚臣既不能深援安危定金匱之計又不知推演聖德述先帝之志迺反覆校省內暴露私燕誣汙先帝傾惑之過成結寵妾妬媢之誅甚失賢聖遠見之明逆負先帝憂國之意夫論大德不拘俗立大功不合衆此迺孝成皇帝至思所以萬萬於衆臣陛下聖德盛茂所以符合於皇天也豈當世庸庸斗筲之臣所能及哉且褒廣將順君父之美匡捄銷滅既往之過古今通議也事不當時固爭防禍於未然各隨指阿從以求容媚晏駕之後尊號已定萬事已訖迺探追不及之事訐揚幽昧

之過此臣所深痛也願下有司議即如臣言宜宣布天下使咸曉知先帝聖意所起不然空使謗議上及山陵下流後世遠聞百蠻近布海內甚非先帝託後之意也蓋孝子善述父之志善成人之事唯陛下省察

鄭崇字子游尚書僕射

諫封外戚

臣聞師曰逆陽者厥極弱逆陰者厥極凶短折犯人者有亂亡之患犯神者有疾夭之禍故周公著戒曰惟王不知艱難唯耽樂是從時亦罔有克壽

故衰世之君夭折蚤沒此皆犯陰之害也臣願以
身命當國咎

師丹字仲公東武人大司空

上書言抑外戚大驟

上少在國見成帝委政外家王氏僭盛即位
多欵有所匡正封拜丁傅奪王氏權丹自以
師傅居三公位得信於上上書曰

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冢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前
大行尸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皆貴
寵封舅爲陽安侯皇后尊號未定豫封父爲孔鄉

侯出侍中王邑射聲校尉王邯等詔書比下變動
政事卒暴無漸臣縱不能明陳大義復曾不能牢
讓爵位相隨空受封侯增益陛下之過間者郡國
多地動水出流殺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
舉錯失中號令不定法度失理陰陽溷濁之應也
臣伏惟人情無子年雖六七十猶博取而廣求孝
成皇帝深見天命燭知至德以壯年克己立陛下
為嗣先帝暴棄天下而陛下繼體四海安寧百姓
不懼此先帝聖德當合天人之功也臣聞天威不
違顏咫尺願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

且克己躬行以觀群下之從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肺附何患不富貴不宜倉卒先帝不量臣愚以爲太傅陛下以臣託師傅故亡功德而備鼎足封大國加賜黄金位爲三公職在左右不能盡忠補過而令庶人竊議災異數見此臣之大罪也臣不敢言乞骸骨歸於海濱恐嫌於僞誠慙負重責義不得不盡死

議共皇太后廟禮

郎中令泠褒等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蕃國之名以冠大號車馬

衣服宜皆稱皇之意置吏二千石以下各共

厥職又宜爲共皇立廟京師上復下其議有

司皆以爲宜如褒言卅議獨曰

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故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

序正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其節

人主與萬民俱蒙祐福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

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爲

號者毋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

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

皇號謚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爲士子爲天子

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朞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爲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爲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太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泰祖不墮之祀而就無王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

楊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

上書諫許單于朝

建平四年單于上書願朝時哀帝難之以問公卿亦以為虛費府帑可且勿許黄門郎揚雄上書諫曰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匈奴本北地之狄五帝之所不能臣三王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

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石言堅固如石也畫計策也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群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迺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徼於便墜匈奴覺之

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况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為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盧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

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迺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風雷耳欲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博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顓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彊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惡其彊難詘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

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旣服之後慰薦撫循
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
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藉蕩姐之場艾朝
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
時之勞固已犂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
卷後無餘菑惟北狄爲不然眞中國之堅敵也三
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兹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
歸義懷欵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乃上世
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柰
何距以來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

將來之隙夫欵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爲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轂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也者豈爲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迺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

一臣竊爲國不安也惟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邉萌之禍

毋將隆字君房東海蘭陵人執金吾諫以兵器賜幸臣

時侍中董賢方貴上使中黄門發武庫兵前後十輩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隆奏言曰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壹出少府盖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古者諸侯方伯得顓征伐廼賜

斧鉞漢家邊吏職在距冦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後蒙之春秋之誼家不臧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僻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國威器共其家備契缺也民力分於弄臣武兵設於微妾建立非宜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於三家之堂臣請收還武庫

鮑宣字子都渤海高城人

諫封爵外戚

是時傅太后欲與成帝毋俱稱尊號封爵親屬丞相孔光等始執正議失太后指皆免官

丁傅子弟並進董賢貴幸宣以諫大夫從其

後上書諫曰

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蝕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劇於前乎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之士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飢渴者臣未見也敦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公門省戶下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今世俗謂不智者爲能謂智者爲不能昔堯放

四罪而天下服今除一吏而衆皆惑古刑人尚賒今賞人反惑請寄爲姦請寄謂以事私相託也群小日進國家空虛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盜賊並起吏爲殘賊歲增於前凡民有七亡陰陽不和水旱爲災一亡也縣官重責吏賦租稅二亡也貪吏並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強大姓蠶食無厭四亡也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迣六亡也迣古列字盜賊劫掠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冤陷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怨讎相殘五死也

歲惡飢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群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爲姦利而已以苟容曲從爲賢以拱默尸祿爲智謂如臣宣等爲愚陛下擢臣巖穴誠冀有益豪毛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高門殿名在未央宮中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爲皇天子下爲黎庶父毋爲天下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鳲鳩之詩今

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爲酸鼻陛下不救將安所歸命乎柰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大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視酒如漿視肉如霍）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及汝昌侯傅商亡功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說民服豈不難哉方陽侯孫寵宜陵侯息夫躬辯足以移衆彊可用獨立姦人之雄惑世尤劇者也宜以時罷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傅急徵故大司馬傅喜使領外親故大

司空何武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經皆
更博士位皆列三公智謀威信可與建教化圖安
危龔勝爲司直皆慎選舉三輔委輸官不敢
爲姦可大委任也陛下前以小不忍退武等海內
失望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甚衆曾不能忍武等
邪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爲心不得自專快意
而已也上之皇天見譴下之黎庶怨恨次有諫爭
之臣陛下苟欲自薄而厚惡臣天下猶不聽也臣
雖愚戇獨不知多受祿賜美食大官廣田宅厚妻
子不與惡人結仇怨以安身邪誠迫大義官以諫

爭為職不敢不竭愚惟陛下少留神明覽五經之文原聖人之至意深思天地之戒臣宣吶鈍於辭不勝惓惓盡死節而已

賈讓 待詔

奏治河三策

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埶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為汙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寛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見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

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善爲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壅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遊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所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陿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頭迺折東與

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爲廬舍住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以賦民民有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爲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爲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爲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阸如此不

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太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泛濫朞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迺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

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迺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歲增隄防猶尚决溢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迺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隄潰二所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勢南七十餘里至淇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

可從淇口以東為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由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卜之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勢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卬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為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於救水半失作業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溼氣木皆立枯鹵

不生穀決溢有敗為魚鼈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隰填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為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迺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王莽時徵能治河者以百數其大略異者長水校尉平陵關並言河決率常於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聞

禹治河時本空此地以爲水猥盛則放溢少稍自索雖時易處猶不能離此上古難識近察秦漢以來河決曹衛之域其南北不過百八十里者可空此地勿以爲官亭民室而已大司馬史長安張戎言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刮除成空而稍深河水重濁號爲一石水而六斗泥今西方都郡以至京師東行民皆引河渭山川水溉田春夏乾燥少水時也故使河流遲貯淤而稍淺雨多水暴至則溢決而國家數隄塞之稍益高於平地猶築垣而居水也可各順從其性毋復灌溉則百川流行水道自

利無溢決之害矣御史臨淮韓牧以爲可畧於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爲九但爲四五宜有益大司空掾王橫言河入勃海勃海地高於韓牧所欲穿處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寖數百里九河之地巳爲海所漸矣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宜郤徙完平處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廼無水灾沛郡桓譚爲司空掾典其議爲甄豐言凡此數者必有一事宜詳考驗

皆可豫見計定然後舉事費不過數億萬亦可以事諸浮食無產業民空居與行役同當衣食衣食縣官而爲之作迺兩便可以上繼禹功下除民疾

唐林

上䟽請復師丹邑爵

建平元年策免大司空高樂侯師丹爲庶人罷歸尚書令唐林上䟽曰

竊見免大司空丹策書泰深痛切君子作文爲賢者諱丹經爲世儒宗德爲國黄耇親傳聖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免爵泰重識者咸以爲宜復丹邑

爵使奉朝請唯陛下裁之

漢平帝

申屠剛字巨卿茂陵人東漢光武時位尚書令

賢良方正策

平帝時王莽專政朝多猜忌遂隔絶帝外家馮衛二族不得交官剛常疾之及舉賢良方正因對策曰

臣聞王事失則神祇怨怒姦邪亂正故陰陽謬錯此天所以譴告王者欲令失道之君曠然覺悟懷邪之臣懼然自刻者也今朝廷不考功校德而虚

納毀譽數下詔書張設重法抑斷誹謗禁割論議罪之重者乃至腰斬傷忠臣之情挫直士之銳殆乖建進善之旌縣敢諫之鼓闢四門之路明四目之義也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權布寵無舊無新唯仁是親動順天地舉措不失然近則召公不悅遠則四國流言夫子母之性天道至親今聖主幼少始免繈緥即位以來至親分離外戚杜隔恩不得通且漢家之制雖任英賢猶援姻戚親疏相錯杜塞間隙誠所以安宗廟重社稷也今馮衛無罪久廢不錄或處窮僻不若民庶誠

非慈愛忠孝承上之意夫爲人後者自有正義至尊至卑其埶不嫌是以人無賢愚莫不爲怨姦臣賊子以之爲便不諱之變誠難其慮今之保傅非古之周公周公至聖猶尚有累何況事失其衷不合天心者哉昔周公先遣伯禽守封於魯以義割恩寵不加後故配天郊祀三十餘世霍光秉政輔翼少主修善進士名爲忠直而尊崇其宗黨摧抑外戚結貫據權至堅至固終沒之後受禍滅門方今師傅皆以伊周之位據賢保之任以此思化則功何不至不思其危則禍何不到損益之際孔父

攸歎持滿之戒老氏所慎蓋功冠天下者不安威震人主者不全今承衰亂之後繼重敝之世公家屈竭賦斂重數苛吏奪其時貪夫侵其財百姓困乏疾疫夭命盜賊群輩且以萬數軍行衆止竊號自立攻犯京師燔燒縣邑至乃訛言積弩入宮宿衛驚懼自漢興以來誠未有也國家微弱姦謀不禁六極之效危於累卵王者承天順地典爵主刑不敢以天官私其宗不敢以天罰輕其親陛下宜遂聖明之德昭然覺悟遠述帝王之迹近遵孝文之業差五品之屬納至親之序亟遣使者徵中山

太后置之别宮令時朝見又召馮衛二族裁與冗職使得執戟親奉宿衛以防未然之符以抑患禍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保傅內和親戚外絕邪謀

郅惲字君章汝南西平人仕東漢爲長沙太守

上書諫王莽歸漢神器

惲明習天文歷數不受左隊大夫逯並姓名吏署西至長安上書王莽曰

臣聞天地重其人惜其物故運機衡垂日月含元包一甄陶品類顯表紀世圖錄豫設漢歷久長孔爲赤制不使愚惑殘人亂時智者順以成德愚者

逆以取害神器有命不可虛獲上天垂戒欲悟陛下令就臣位轉禍爲福劉氏享天永命陛下順節盛衰取之以天還之以天可謂知命矣若不早圖是不免於竊位也且堯舜不以天顯自與故禪天下陛下何貪非天顯以自累也天爲陛下嚴父臣爲陛下孝子父教不可廢子諫不可拒惟陛下留神

西漢書疏卷之六終